

法国女记者深入海盗据点,揭开其不为外界所知的神秘面纱

索马里海盗自曝劫船只只要15分钟

在索马里海盗劫持了沙特阿拉伯巨型油轮“天狼星”号后,危险的索马里海域再度成为世界的焦点。法国女记者玛农·凯鲁伊深入索马里海盗据点,向人们揭开之前不为外界所知的海盗生活神秘面纱。

取名“海岸警卫队”

凯鲁伊在一篇23日发表的文章中说,经过在一片不毛之地尘土飞扬的道路上10小时颠簸,她与同行的摄影记者终于来到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北400公里的海滨小镇霍比奥。

凯鲁伊抵达这座荒芜的小镇不久,一辆搭载着身负武器男子的卡车在路边停下。车上每个人都手持冲锋枪。另一边,一艘白色快艇载着7名男子靠近海岸。通过卫星电话与岸上人员简略沟通后,为首的一人扛着一个生锈的榴弹发射器走上岸来。

这个瘦削的男人就是这伙海盗的首领——阿卜杜拉·哈桑。

哈桑告诉凯鲁伊,他今年39岁,绰号“从不睡觉的人”。哈桑从3年前开始统领一个约350人组成的海盗团伙,其中大部分成员是从前的渔民和还乡的武装人员。他们给自己取名“海岸警卫队”。

从前也是“老实的渔民”

海盗团伙内部已经形成一套完善的用人体制。

原来的渔民拥有航海的知识,前武装人员从索马里内战战场上带回使用武器的技术,一些掌握简单计算机操作的年轻海盗则负责操纵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并利用通讯设备追踪目标、指挥袭击和同



海盗在当地并非一种不光彩的职业

有关方面谈判。

在哈桑的带领下,“海岸警卫队”“业绩”斐然,他们与其他海盗团伙合作今年来实施了大约30次劫船行动,分得1000多万美元赎金。

这些钱不仅足够让团伙成员吃饱喝好,还可以从外国购进更多更先进的武器和船只,另外,哈桑也分给家人一些钱让他们改善生活。“钱已经不是问题”,哈桑说。

哈桑说,索马里沿海地区法制体系崩溃,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投机渔船捕鱼,断绝了他们之前的生路。“我从前也是个老实的渔民。但是商船耗尽了我们的海洋资源,我们不得不开辟一条新的生存道路”。

发动“干净的袭击”

当凯鲁伊问及哈桑的“工作技巧”时,他挂在脸上的微笑消失了。虽然他拒绝透露劫持船只的细节,但猖獗的索马里海盗在过去一年中袭击了至少90艘轮船,他们的作案手法其实早已为外界熟知。

海盗们通常选择俄罗斯造的拖网渔船为“母舰”在海上游弋并选择目标,然后再放下快艇,快速接近目标。顷刻间,大船就会被多条海盗驾驶的快艇包围,形同瓮中之鳖。海盗们向空中扫射,并威胁船上手无寸铁的商人和船员,若不投降将向大

船发射榴弹。

也许仅仅是几秒钟后,快艇上的海盗趁乱用钩锚钩住大船,然后搭起绳梯爬上前去,完全取得大船的控制权。“成功袭击的秘诀就在于行动的速度”,哈桑说。从选定目标到最后登船,过程往往不足15分钟。“而且没有流血”,哈桑自豪地说,索马里海盗以发动“干净的袭击”而自豪。海盗们严格遵守“行规”,只要船主乖乖交出通常在15万至300万美元不等的赎金,船上人质的生命安全一般不受威胁。

海盗成“荣耀的职业”

海盗在当地并非一种不光彩的职业,他们反而为一些困顿不堪的居民提供了机会。小商小贩们卖给海盗生活用品,海盗们的众多亲戚则分别负责为谈判牵线搭桥、兑换货币、用赎金建房买车等等,都通过“海盗经济”实现了“就业”。

在不少当地人的眼中,海盗是足以让整个家庭感到荣耀的职业。一名从“朋友的朋友”处借来路费赶到霍比奥参加海盗团伙的40岁男子说:“每个人都知道,海盗是这里唯一一回报好的行当。”

每年有3万艘船舶过路的250万平方公里索马里沿海为海盗们提供了绝佳机会。相比之下,邻近海盗活动区域的穆杜格州首府加勒卡约那大约40名每个月只拿60美元工资的警察从来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尽管一部分人因海盗得益,但整个小镇并没有因海盗而繁荣。一部分赎金被海盗头子拿去建造豪华的房子、购买名牌越野车,一部分用于团伙成员补贴家用,还有不少被在索马里南部盘踞的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盘剥。

哈桑说:“我们不过希望拿些钱让家人过活,但是他们希望我们掏钱给他们买武器去打政府的军队。”

另一名曾经造访海盗据点城镇之一埃勒的记者说,他本以为会发现一处海盗的“黄金国”,结果那里“除了冲锋枪、山羊和阿拉伯茶以外一无所有”。

凯鲁伊最后在文章中写道,问题在于,索马里海盗已经和阿富汗毒品种植一样成为令当地人趋之若鹜的暴利行业。从这些活动中获得的不义之财反过来又资助了内战,加深了贫困与动荡这对滋生非法活动的根源。如何跳出这一恶性循环,才是国际社会最应当考虑的问题。

据《新闻晨报》

新疆牧民捡回雪豹故事遭质疑

专家称“经不起推敲,可能是一个骗局”

11月12日,一则“新疆牧民捡回两只雪豹”的新闻迅速占领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仅几天时间,一幅“一手揽一只雪豹面对观众注目”的经典画面,让很多人认识了张培伟——一个来自新疆天山西部伊犁河谷伊宁县喀拉亚杂奇乡的牧民。

当事人称放牧捡回雪豹

张培伟回忆,5月12日上午雨后,他在距家90多公里处的天山西部塔勒夏提峡谷放羊时,在草丛中发现一对非常可爱的小山猫,并将小山猫抱到约1公里外的住处。在山上住了几天后,张培伟将小山猫带回了家。

随着小家伙慢慢长大,张培伟和他的家人越来越觉得这两只小山猫非同寻常。直到两只山猫跳进羊圈将一只小羊捕食后,张培伟和他的家人才开始恐惧起来。

为了弄清“山猫”的身份,7月末,张培伟和朋友向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林业局求证,初步确认这两只“山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9月初,经过自治区林业部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进一步确认,“山猫”的确是雪豹。

张培伟说,让他不解的是,林业部门确认雪豹身份后却告诉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等待有关部门处理。在

遥遥无期的等待之中,他们想办法通过朋友找到当地一家报纸,于11月12日对雪豹曝了光。

专家质疑捡回雪豹说法

“这个故事经不起推敲,可能是一个骗局。”多年从事雪豹研究的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新疆动物学会副理事长马鸣对张培伟提出质疑。

马鸣认为,尽管山猫与雪豹同为猫科动物,但此猫非彼猫,即使是刚生下的幼崽,无论大小还是长相,两者都有本质区别。按照常理,雪豹的栖息环境主要在海拔高度为2000至6000米之间的高山裸岩、高山草甸、高山灌丛和山地针叶林缘,夏季栖息地的高度大多在海拔5000米左右。按照张培伟的说法,他捡到雪豹的时间为5月12日,即伊犁河谷的初夏,这时候雪豹的生活栖息地应当在海拔4000至5000米。从常理推断,牧民放羊不可能将羊赶至如此高海拔的地方放牧,更何况张培伟放牧的羊是绵羊而非善于攀爬的山羊。

针对张培伟在草丛中捡到两只刚出生不久的小雪豹这一说法,马鸣认为,居住环境极度隐匿的雪豹通常将巢穴建在峭壁岩洞中,雪豹在草丛中筑巢,从目前科考研究中尚未发

现。另外,如果的确像张培伟所说的那样,小雪豹发现地距离他住的地方不足1公里,且与放牧的地方近在咫尺,为何母豹放弃幼崽外出觅食舍近求远去打野味而让山坡上散牧1个多月的羊群安然无恙?

雪豹幼崽是否被劫持下山

马鸣说,根据种种迹象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张培伟或者其团伙出于私利,在上山猎杀了母雪豹后将其幼崽劫持下山。当然还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版本,就是另外一个盗猎分子将母豹猎杀后将一对小雪豹带下山,这时巧遇放羊的张培伟,盗猎分子做贼心虚,慌忙将小雪豹弃之草丛之夭夭,而与盗贼擦肩而过的心地善良的张培伟将可怜的小雪豹带回寒舍精心喂养。如果想象得再浪漫一点,就像张培伟描述的那样,雨后的一个清晨,他从简易帐篷里走出来放牧,走了1公里左右,突然被草丛里一团晃动的黑影吸引。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对山猫。

当事人受困扰神情忧郁

针对专家的种种质疑,张培伟一再解释自己的确是在草丛里捡到雪豹的。张培伟认为,之所以专家



11月14日,张培伟与小雪豹

对他捡回雪豹的行为产生怀疑是因为雪豹非常罕见,有些研究雪豹的专家一辈子可能都没见过野外生存状态的雪豹,但他却遇见了这一对。

张培伟认为专家怀疑自己最关键的是没有人作证,他仅仅是一个牧民,没有雪豹研究专家具备的摄像摄影记录设备,如果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关于专家的质疑,张培伟的好朋友朱建成这样反驳:能不能这样猜测:5月12日,母雪豹在觅食途中的草丛里突然生下小雪豹?大千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凭什么雪豹就得像专家说的那样不能在草丛里生产?

与一周前被媒体曝光之初接受采访时兴奋不同,现在张培伟神情忧郁。靠捡雪豹出名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张培伟说他看不见。看到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20日下午,张培伟的母亲范桂兰突然哭了起来,她开始抱怨儿子:为什么要捡回雪豹?

当地林业部门一直封锁消息

对于为什么不向外界披露,伊犁州林业部门有关负责人解释:他们得知张培伟捡回两只小雪豹的消息后,立即上报了自治区林业厅。经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处高级兽医师刘恺鉴定,张培伟救助的的确是一雄一雌两只雪豹。这两只雪豹刚过哺乳期,体质较弱。作为濒危物种,雪豹也是不法分子的捕猎对象。考虑到这些因素,伊犁州林业局采纳专家建议,决定暂时封锁消息,就地救护,不对外公布。在没有调查清楚此事之前,主管部门想让它们在张培伟家不受太多的干扰。

据张培伟的家人介绍,11月12日雪豹被媒体曝光之前,林业部门有关工作人员偶尔出现几次。每次来,最关心的是雪豹在不在,有没有外人知道。据《中国青年报》